

真空地帯

野間宏著



眞 空 地 帶

日 本 野 間 宏 著

蕭 蕭 譯

李 芒 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464 字数283,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frac{3}{16}$ 插页3

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195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6)1.20元



作 者 像

Q1450/26

統一書號：10020·464

定 价： 1.20 元

第一章

当木谷上等兵服满了两年的刑期，从陸軍監獄回到自己的中隊的时候，联隊里的情形和他在的时候完全不同了。那时是兩年以前，他在联隊軍需室当雜勤兵^①，正在值勤的时候被憲兵逮捕起來押往师团司令部軍事法庭。他入伍后头一次沒有打綁腿，也沒有帶刺刀；相反地藏在上衣里的双手却給帶上手铐，腰間系上捕繩，被帶出营門。当时，他蹣跚地走出营門，还抬头望过的那棵营門旁边的白楊樹，現在也被砍倒了。和他同时入伍的現役兵^②，多半都調到中國中部去了。現在联隊里除了陸續被征來的各种补充兵^③以外，还來了初次被征入伍的学生兵^④。在他入伍的那天，檢查过身体以后，由內务班發給的面包，和他在監獄里当

① 臨時由班里派去听候使喚的兵。

② 日本軍國主義者为進行侵略战争实行征兵制度，自十七歲到四十歲的男子，都有当兵的义务。在平时，凡到了二十一歲，除了中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和身体不合格者以外，一律入伍受訓兩年。这些被征入伍的兵叫做現役兵。在战时，他們的义务兵役期均被無限期地延長。

③ 在現役兵缺額时被征入伍的兵。补充兵往往歲数很大，体格也不好，在部隊里常受現役兵的歧視和欺辱。

④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帝國主義者由於兵員大量缺乏，特下令征集在校学生入伍，名为“学徒出陣兵”，皆为在專科以上的学校里讀書的青年知識分子。

伙伙的时候，每逢週末和節日做的包子，現在联隊里也都不見了。不消說，在这期間里木谷本身也同样有了很大的变化。這不僅是說他已經沒有了从前戴在肩上的三顆星的肩章。当然，這對於木谷來說，肩章上的星星从三顆減到兩顆，真好像是从胳膊里抽骨头似地感到难堪。

清晨很早，木谷一等兵就坐押送汽車从石切監獄被押送了來。当他和監獄的看守一起在休息室里等候釋放的时候，前來接他的中隊人事股准尉和軍事法庭的軍法警察一道走了進來。这准尉好像是在他离隊后从別的部隊調來的，因为他從來沒見過这个人。一个兩顆星的随从兵也畏畏縮縮地跟在准尉后面走了進來。这个兵看起來身体格外瘦長，皮帶下的軍服打了好多折，样子很难看。看慣了这种場面的人事股准尉，並沒有被这个师团司令部的建筑物、進進出出的軍法官和走廊里手銬的閃光等等嚇住；同时，也許因为这几天他仔細研究过即將出現在自己眼前的出獄囚犯的報告文件吧，因而只是近乎冷淡地瞥了木谷一眼。这馬上引起木谷心里的反射作用，他立刻把头垂下來。但是，看守一看見軍法警察們進來，却好像理應如此似地馬上改变了态度，木谷对他非常气忿。

看守繼續說：

“喂，木谷，要好好幹吶。無論遇到什么情况，可決不能再有以前那种念头呀。”他向上翹着那滿是皺紋、像老头兒一样干巴巴的鼻子。“喂，知道了嗎？”这种口气不像是一个看守对一直在一个監獄里受刑达兩年之久的犯兵說的。因为在監獄里，看守要盜竊公物，是非有老犯人作帮手不可的。这个看守也是一个乍看既寬大又嚴格、而骨子里却狡猾、足夠成为看守榜樣的人。木谷一等兵曾經被他选中，做他侵吞木材勾当的帮手。看守把長長的战刀

弄得直响。

年輕的軍法警察压根兒沒有理睬这个看守。他輕快地繞着木谷的身边，巡視了一周。他戴着黑色的套袖，長着一副神經質的臉。

“那么，好啦。手铐取下來了吧，受苦了吧。保留的东西，好，也領回來了，对吧。那么，馬上就可以讓他們帶你回去了。回到中隊后該注意的事情，就是剛才講过的那些，不多講了。”他的手指在胸前輕輕地彈动着。“头不能再剪得干淨一些嗎？今天要回隊啦。”

准尉向看守殷勤地道完了謝，一見木谷已經把随从兵帶來的刺刀佩好，便对他說：

“那么，走吧！”

准尉又叫了正向休息室里面裝着鉄絲網的拘留所張望着的随从兵，最后，好像为了表示尊重，又听取了軍法警察的一番叮囑：“回到部隊后，在一个短时期內要注意他的飲食。因为監獄里的給养是照章規定的，食量已經固定了。往往有些人滿期后，一回到部隊就乱吃起來，把肚子弄坏了。”

木谷从这样温和的准尉的态度上，不曉得怎样判断他这个人。不过，人事股准尉这样的职位他是害怕的。这是他必須巴結的人物。

他們走过了大阪城里的好几座城門。准尉因为懶得执行軍隊敬礼^①，就和兩個兵稍微离开一些走着。於是，随从兵內村一等兵一路上就好像把“軍隊礼式令”^②先在头腦里整理几次似地，好

① 日本士兵一出营門，只要有兩名以上在一起时，就被視做一个分隊，一切行动都得遵守“隊伍規則”。

② 日本軍隊有关軍人礼節方面的規則。

容易才喊出沒有把握的口令，正步走着：

“正步走！向——右——看！向前看！齊步走！”

木谷正步走着，把頭轉向右边，注視迎面走來的佩着戰刀的軍官。他心裏知道每個從對面走過來的軍官的視線，都叮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他今天仍然沒有打綁腿。他不滿意那個一等兵只給他帶來刺刀而忘記帶綁腿來。他感到軍官們的眼睛逼得自己沒有打綁腿的雙腿直想縮起來。的確，就只這一點已足夠說明他是剛從陸軍監獄里出來的了。

走到十字路口，很擁擠，和准尉離得更遠了，木谷便和隨從兵談起話來。

“喂，你是多嚙入伍的？”

“是！是去年五月。”

“補充兵嗎？”

“是！”

“你知道我的事嗎？在部隊里聽說過沒有？”

“不知道，我什麼也沒聽說過。”

補充兵的雙頰凍得通紅。他每說一句話，都像女人似地左右搖擺着腦袋。很明顯，他不是老兵，這從他傾聽別人說話時的謹慎態度和答話時的儒怯口氣，就可以確鑿地看得出來。

“隊里沒有現役兵嗎？”

“是！有的。”

“有？不，我說的是四年兵^①呀，他們是十×年入伍的……？”

“是，不是的，是現役的各位三年兵^②。”

“一個四年兵也沒有嗎？”

“是！一位也沒有。”

出獄日期愈是接近，木谷在監獄里就愈是擔心地想：自己回

隊的時候，最好是連一個熟人也沒有。他雖然從中隊長最後一次來信里，已經知道和他同年入伍的兵都調往中國去了；但他仍然擔心其中也許有少數人還在。

木谷一面說話，一面不斷地望走在前面的個子矮小、搖晃着肩膀走路的准尉。隊長和准尉是木谷不得不畏懼的兩個人，尤其是准尉，而眼前的這個人就是那個准尉呀。

“是個酒鬼吧？這家伙恐怕不好對付？”木谷打量着他的身體，這樣推想着。他一定是個不講情面的固執人……可是，那副優相又表示什麼呢？……准尉站在十字路口，等着交通燈，用茫然的、好像不知道望着哪兒似的眼神望着天空，下巴松弛地向前伸着。當一個高個兒的少尉從左邊橫穿過來的時候，他好像猛然想起似地敬了個禮。接着，突然又回過頭來望了望木谷。木谷冷不防地被牠這麼一望，心里一怔，連忙閉上嘴；可是，准尉已經掉過頭去了。

准尉剛才在師團司令部的休息室里並沒有像木谷從昨晚就猜想的那樣，向他做冗長的說教和訓話。不但是說教，就連簡單的叮囑的話也都不願說。甚至於當木谷站起來，向他行室內敬禮的時候，也沒有正經還禮，只在鼻孔里“嗯嗯”地哼了兩聲。儘管這樣，木谷卻覺得准尉是個認真的人。木谷的大眼睛狡猾地溜着准尉的脖頸。

“立正！”在衛兵室里等着換崗的衛兵一齊站起來喊着。准尉瞟

①、② 日本兵入伍時稱一年兵，第二年新兵入伍時升為二年兵。但戰時，由於兵員缺乏，往往一年幾次征兵，每一次征兵，他們便升一級，因此出現三年兵、四年兵等等。老兵有絕對的權力對待新兵，可以任意毆打辱罵。新兵稱呼老兵時，必須用尊稱。並且，軍齡短的兵即使是上等兵，也要服從軍齡長的一等兵。

了一下立正站着的衛兵班長，走過去說：

“是戊隊的，我把他帶進去。‘每日命令’送過來了吧，就是他——木谷利一郎。”

“禮畢！是，送來了。請進，稍息！”衛兵班長轉身說。

軍需室就在右邊。那里面充滿了木谷的交織着憎恨的回憶。走進營門的隨從兵和木谷，站在准尉背後，等着他辦完手續。

“好，進去！”衛兵班長重新向他們兩人命令着說。准尉對着兩人一晃頭：

“好，跟我進去。內村，辛苦啦！你先回去。我把木谷帶去。”

兩個人向着左邊的聯隊本部樓上走去了。他們走進了彎彎曲曲的辦公室的最里边。

二

在副官室里圍爐聊天，是聯隊本部的軍人們認為最潤氣和值得誇耀的事情，也是各個中隊最羨慕、最向往的事情。聯隊副官被貪圖聊天和取暖的工作人員包圍着，讓准尉和木谷等了很久，他不时地回過頭來說：

“什么事，稍微等一下不行嗎？”

副官懶洋洋地坐在一張絲絨面子的轉椅上——這是別人沒有的。他既老練又柔和，看起來真是和副官的職務太相稱了。

“我是戊隊的，把木谷利一郎帶回來了。”准尉放低聲音，重複地報告說。

副官前面的黑色火爐里燃着火。副官只把臉轉過來，什麼也沒說。他的臉上還殘留着笑意。木谷右手提着皮靴、垂着頭用立正姿勢站在准尉背後，一面望着火爐，一面心里想：回來了！這

兒是他兩年前被捕后交憲兵隊拘押之前，被帶着來過的地方。那時接受他“報告”的副官是上尉，但現在的副官却是中尉了。木谷望着從爐口隙縫噴出的火苗，心里雖然和兩年前不同，已經不那么恐懼；但由於過分警惕，却發生了肉体上的戰慄。……曹長^①們探身伏到排列在左邊的辦公桌上，理好復寫紙，移動着大洋鐵墊板。他們的腳上都穿着好幾雙士兵襪子，從桌下露出勤務兵用鞋油細心擦亮了的薄皮拖鞋。

“喂，該發的東西快点拿出來！什麼，不在這兒？在中隊？別騙人！我可要叫勤務兵去拿啦！拿出來呀！不拿出來，下回的酒票可不發給你們了。”副官正向叉着手、伸出腳來坐在火爐煙筒那面的高个子少尉吵着要昨晚多發的面包。可是，他又皺着眉頭轉過臉來，望了望還在自己背後等着的兩個人。

“哎，怎麼搞的，還在這兒？回頭再說不行嗎？嗯，原來是木谷呀。”

“是木谷利一郎。”准尉有意地用呆板的聲調說。

“嗯，是啊，回頭再說不行嗎？”

“我想先讓他報到。”

“報到？啊！那麼……好吧！”

准尉回過頭來向木谷說：

“木谷，向副官大人報到！”

木谷感到屋子里所有的人的視線，都一下子集中在自己的臉上來了。剎那間，一種錯覺襲上心頭，他覺得自己的臉彷彿就是那些每當用飯的時候，從監房的方窗里伸出來的囚犯的臉。那些臉，由於陸軍監獄嚴格的獄規，大半都變了相，又干又瘦。本來

① 日本陸軍下士官中次於特務曹長之軍官。曹長下面還有軍曹和伍長。

木谷是懲役犯，在監獄里也受操練，明明知道自已的臉上不會有那種痕跡；可是，他的臉眼看着就發起燒來。

“報告！陸軍一等兵木谷利一郎於昭和××年一月十×日假釋出獄，奉命歸隊。謹此報到！”

副官好容易才想起來：這就是三天前從師團司令部軍法處來過通知的木谷利一郎。他向前探出身子定睛望着盡力保持立正姿勢的木谷的臉，那臉上長着鼓囊囊的鼻頭、低矮的鼻梁、稍微突出的印度尼西亞型的厚嘴唇、四方的腦門；那灰白色的頭上還留着沒有剪干淨的几小撮疎稀蜷曲的短髮。副官想從這臉上發掘一個罪人的特征，他移開視線問：

“假釋嗎？”

“是！”

“什麼案子？”

“……”

“判了幾年？”

“兩年三個月。”

“嗯，所以現在假釋出來了。”

屋里的人彷彿到現在才明白假釋的意思，都中途停止了談話。一個臉色難看的動員室少尉伸開兩只長統靴，交叉着雙手，身子向前伸出，朝着木谷問：

“什麼案子？”

“是……”木谷松動了兩手，把它們伸得直直的。“是罰的勞役……”

“不，不是這個，你幹了什麼事？”

“哦，是……”

“這一點，我想過一會兒親自向您報告。”准尉又放低了聲音

說。他裝出一副老老實實的神態。這是他對待軍官們的一種輕蔑的表現。

副官盯着准尉望。

“是的，過一會兒，……現在我想先把他帶回中隊休息一下。過一會兒再帶來見您。今天，師團部軍法官大人有過指示，說讓他先安靜一下。”准尉的態度已經變得很謹慎了。

“副官大人！聯隊長大人請您。”聯隊長的勤務兵推開後門走了進來，他穿着嶄新的軍服，戴着嶄新的襯領。副官露着莫名其妙的神氣，望了准尉一眼，但終於說了聲“好！”

“木谷！行了，回去吧！”准尉向副官敬過禮後說。正低頭向副官那邊偷看的木谷，把頭更低下去，但是他已經敏捷地從地上拿起了皮靴。他聽見身後有個事務曹長把准尉喊住說：

“立澤准尉！他編在你們隊了嗎？”

“還問什麼‘編在你們隊了嗎’，不明明是你隨便把這樣的傢伙撥給我們隊的嗎？真給送來了一個好樣兒的。”

木谷退出聯隊本部，經過軍需室前面，走上上坡路向中隊走去。一路上他好像每走一步都要量一量和准尉之間的距離似地邁着步子。

三

木谷在中隊办公室里，等了中隊長很久。他搬了一條小長板凳，低著頭坐在准尉的辦公桌前，這兒是房間正面、向陽的窗邊。准尉喊來人事股文書上等兵，叫他找出木谷入伍當時填寫的自傳登記表，但他只在上面加添了幾筆。

“父親是在你七歲的時候去世的吧？”

“是！是的。”

“可以坐着回答。母親改嫁了，你哥哥是家長，他知道你出獄嗎？”

“我想是知道的，因為那邊給家里去過通知。”

“哥哥忙嗎？鶴見橋……在西成區開帽店……。你是在哥哥家里的吧，入伍以前？”

“是！是的。”木谷一面回答一面捉摸著准尉的性情。准尉在办公室里，顯得很舒暢，他支配並且控制著整個房間，屋里的空氣好像是通过他那兒交流的。在左面窗下一個塗了漆、活像明治時代的衣櫥似的舊櫃子前面，坐著一個管給養和現金出納的曹長。

“准尉大人，今天您一早就出去了，可把您給凍著了吧。我，這幾天老是提不起精神來，應該到營門外邊去跑跑了。”曹長說。

“不，沒什麼！”准尉回答。

正和曹長談話的被服股軍曹，幾乎把頭都扎在桌子上了。“勤務兵，中隊勤務兵！”他大聲地喊起來。“勤務兵，幹什麼吶，笨蛋！不知道准尉大人一早就上師團部去了，才回來嗎？還在那兒懶貓似地偎著爐子，趕情好，暖烘烘的。中隊勤務兵！你應該說：‘准尉大人！請用茶吧。’送上一杯熱茶。勤務兵，明白了嗎？瞧著，這麼一來，這個禮拜天准尉大人就一定會准我外宿啦。——對吧，准尉大人！”軍曹說著就給准尉送過去一杯茶。

“這小子，勤務兵，笑什麼！可笑嗎？有什麼可笑的。”他說著用右手把那又高又尖的鼻子往上一推，露出大鼻孔來，閉上右眼，向蹲在門口通火爐的中隊勤務二等兵睜眼。但是，他馬上又把視線移回坐在准尉面前的木谷身上。抹腰上打著綁腿、穿著拖鞋的勤務兵，給軍曹這種硬逗他發笑的怪樣兒弄得坐立不安，儘管准尉旁邊的人事股上等兵笑起來，但二等兵的他卻是沒有資

格笑的。木谷有些不放心中隊。因为这个中隊不時地回過頭來看他，然後又和曹長交談着什麼。——曹長是他所害怕的、唯一知道他過去歷史的人。他從前在中隊的時候，每回都從這曹長手裡領餉。這個曹長，也和別的部隊裡的曹長一樣，很受挑剔領餉圖章是不是弄得乾淨。木谷有一次挨過這個曹長的竹板子，並且受命用頭髮把圖章蹭乾淨。

“噢，你回來了。”曹長看見他的時候說。接着，口氣又變得非常親熱。“我直盼你早點回來，嗯，你回來得很好。”

曹長長着一副窄腮、細梁鼻子的瘦弱的臉龐，但是因為他臉上泛着一些桃紅色，而把這瘦弱的缺陷彌補了。木谷認識的只有這曹長一個人，他想為什麼這傢伙沒和大家一道到國外去呢？曹長不時朝着他溫和地笑，並且把身子前後搖晃着。但是木谷並沒相信他的笑。

木谷在這個辦公室裡只認識曹長，不，他還認識這個房間。他曾在這間辦公室裡當過中隊勤務兵，給辦公室燒茶、傳令、打雜跑腿兒。那時，也和現在的勤務兵一樣，難挨地面向房間左邊的牆壁（哎！宛如向着單人監房的牆壁似地）坐着，不管什麼時候，不管聽到怎樣刁難人的命令，也都必須用自己的身體去執行。那時，燒爐子用的是煤，可是現在的中隊勤務兵卻拿劈柴往爐口里添（這和監獄裡一樣）。放在曹長背後的那個塗漆的櫃子，那時候也是沒有的。

四

“呼嚕嚕，呼嚕嚕嚕。”“呼嚕嚕，呼嚕，呼嚕嚕嚕，呼嚕，呼……”在辦公室外面，馬在哼鼻子，接着是“得，得，得，”的馬

蹄声。馬蹄声突然停下來以后，就听見馬伕大声呵斥：

“混蛋！阿鉄！阿鉄！”

这时，砰地一声，隊長室的房門打开了。

“喂，勤务兵，勤务兵！倒杯热茶來！热茶！”隊長尖着嗓門喊。从長統靴后跟踏地的响声，可以猜出隊長正在狹小的房間里急躁地繞着圈子，想來压住寒气和肝火。隊長室就在办公室对面，因此办公室的气氛也快要变样了。

“喂，勤务兵！勤务兵！谷田！谷田哪兒去啦？他不在別人也行，倒杯茶來！”

“是！”中隊勤务兵答应了。“隊長的勤务兵哪兒去啦！”他一面嘟囔，一面推開門，跑進隊長室拿茶杯去。

准尉在桌子下面叉開兩條大腿，悠然坐着。只有他一个人在隊長帶來的緊張的空氣里，還照旧地泰然自若。当中隊勤务兵在隊長的茶杯里斟了茶，送到隊長室，又回來后，准尉開口說：

“喂，去吧，木谷！站起來，去向隊長報到！”

木谷站起來。他發覺在房間右边——曹長對面的牆壁下面，有个一等兵正坐在辦公桌前目不轉睛地望着自己，不禁一怔。一等兵細長的臉上長着一對大眼。木谷不由得垂下頭來。一等兵手托着下巴，好像還在死盯着他。

“報告！陸軍一等兵木谷利一郎求見。”木谷从办公室走進隊長室。里面，身材苗條、一看就是風流人物的（在木谷看來是這樣）隊長勤务兵——谷田上等兵已經回來了，正向火盆里添火。

“報告！陸軍一等兵木谷利一郎……”但是隊長勤务兵使木谷感到一種重壓，說到這兒就哽住了。

“等一等！勤务兵谷田，你先出去！”准尉向隊長的勤务兵說。

勤务兵对准尉的命令有点不服，他向隊長望了一望，这才小